

南村草堂文鈔

南村草堂文鈔序

才於天地必有所用而用之善否存乎人

功德被斯民勲名隆百世窮則著作立言大者敘列史傳  
存往代之事實明治亂得失之所由小者亦備一方之文  
獻昭千載之幽隱傳之天下風型後世是生一人所以存  
千百人也自司馬子長作史以後才而窮者多好爲傳記  
之書經千百年猶將據之以考正史紀載之闕謬故爲功  
不在國史之後天下文章孰有大於斯哉湘臯以詩鳴湖  
湘南北數十年矣乃其用心則尤在訪羅遺佚表章文獻  
以爲吾楚人也宜先其近者世傳楚寶一書病其不實不  
備乃窮二十年之功蒐求考訂以求其實而補其遺書既

成行又以楚辭爲南國文章之祖風雅流被莫如詩更求沅湘人詩選而集之曰沅湘耆舊集所爲凡例言之詳矣是二書者豈非楚中文獻之大觀哉乃吾讀南村草堂文鈔重有感也楚寶耆舊集二書皆斷自其人已故而友朋之著作先輩之遺編時有校刊於世則必爲之序論論其文必詳其人無閒存歿蓋不可當吾世而淹沒斯人也其太者尤莫如表彰衡陽王先生久晦之書與顧黃諸老並列裒輯歐陽文公圭齋全集與廬陵並行編訂周子全書與二程遺書朱子全書同垂天壤其所爲寶慶府志先民遺民從巨遷客及勝朝耆舊諸傳尤多可歌可泣爲史傳所遺之人蓋楚故也而天下之大文繫焉已論者方之全

謝山鮎埼亭集旨哉可謂知湘臯矣夫人嘗著書百卷或數百卷或數卷畢一生之心力爲之而不必成或成之而稿本僅存歿後久之而後刊行於世多矣亦有竟無刊行并稿本亡之者此亦著書之大痛也湘臯不然旣手成之必手刊之曰吾不可有遺憾嗟呼湘臯一廣文耳抱用世之才而恬於仕進終老一壺非有貴力能辦此者徒以四方交游之廣聞其書者爭求售焉以爲鳩工之具卒之書成而刻工亦就以是歎人患力不勇心不誠耳湘臯可謂勇且誠矣使其達而在上事功丕著猶止於一身曷若萃數百千人文事蹟而著之不朽哉世之爲古文者體格聲色神理氣味或高古精美過於湘臯而究其爲功於世者

寶鮮觀湘皋之文復讀其書可謂善用其才矣咸豐元年  
五月姚瑩序

南村草堂文鈔序

吾鄉全謝山先生生康熙之世惟時明社既墟致命之臣  
遷荒之老史局所不載或載而未詳且盡者先生鉤稽參  
核野乘家牒衷諸一是而斯東西及他郡邑之遺聞軼事  
無不兼綜條貫諦審翔實如吾郡錢忠烈張忠節碑傳洋  
泮數千言是以信今而傳後鮎埼亭正外集既風行海內  
矣顧或謂其以考據爲古文而近時又有謂其冗蔓少翦  
裁是皆不足爲先生病先生意在身後之秉筆者得據以  
爲底本故不厭其覲縷其他文之存於集中者何嘗不謹  
嚴矜鍊耶故友王中峯太常業古文讀謝山文集謂余曰  
先生之世去勝國僅七十年尙多載記未審以待論定者

故先生文鴻博恣肆哀然大觀今安所取如許巨題耶則  
時爲之也同年鄧君湘臯當二百年承平之後宜無復有  
漏略待表章乃湖內外忠節隱遁暨官斯土而效忠殉國  
足以光史冊垂模範以風示後世者正復不乏是造物畱  
此以待君之撰述也君之文大含細入力破餘地而於鄉  
里人物尤所畱心史乘未備者廣爲搜羅予奪失實者力  
爲昭雪而楚之先賢遺民乃能徵信於後世此則湖外不  
可磨之書至其紛綸藏藁博綜貫弗又讀者所共覩不待  
鄙人掄揚也湘臯示全函爰識數行於簡端鄞縣沈道寬

南村草堂文鈔目錄

新化 鄧顯鶴 湘阜

卷一

宋四將論上

宋四將論下

與人言洋事及資遣流民論

論荒政

祀何忠誠公於湘潭流水橋議

遷祀寧鄉令邱公暨殉難一百三十六人於北郊議

土廟議

議修寧鄉縣城及團練事例



廣雅堂文集目錄

議捐積穀條例

資水辨

卷二

船山遺書目錄

周子全書目錄

圭齋文集目錄

圭齋文集補遺序

蔡忠烈公遺集序

蔡忠烈公遺集續編序

花王閣贍稿重刊序

嶽歸堂全集序

肱餘存稿序

竹裕園制義序

萬孺廬全集序

古杉倡和詩序

卷三

資江耆舊集序

沅湘耆舊集序例

校刊楚寶序

湘臯自訂年譜序

臨川吳氏譜序

寧鄉黃柴姜氏族譜序

南村草堂文鈔

目錄

邵陽鐵塘羅氏譜序

卷四

宜齋古文序

宜齋制藝序

許蓮舫先生史評贅序

武岡州吏目沈君心齋錄序

九芝草堂詩存序

韋廬外集序

吳椽村詩集序

心鐵石齋詩鈔序

晏湘門過且過齋詩序

徐拙齋詩序

礪東詩鈔序

季壽詩鈔序

蓉裳詩鈔序

莫江詩存跋

湘門詩刻跋

卷五

武岡州志目錄

寶慶府志序

古希濂堂小草序

寒香館詩鈔序

毛青垣麋園詩序

小綠石齋詩存序

朱小岑詩存序

鄭受之紅葉山房集序

嘉樹堂詩鈔序

阮冰叔古文序

聽雨山房文鈔序

南村草堂圖詠序

讀易窗易述序

送楊玉泉先生重赴鹿鳴序

送閔翁歸新化序

卷六

修太平原龍泉山祖塋暨先府君先孺人墓記

修先塋後記

曾大父巖隱贈君還遺金碑後記

壺天劉氏故宅記

高橋譚氏先塋記

寧鄉五都申明亭記

李氏招隱園一枝亭銘記

我園記

栗園學詩圖記

謝心田經理邵陽育嬰堂記

卷七

寶慶重修召伯祠從祀職名記

重修朱子五忠祠續修五忠祠記

邵州前後五忠祠記

重建新化南門城樓水晶閣暨補修城垣記

新化改建學廟記

重修新寧城垣及四門城樓記

卷八

書武岡州志岷藩世表後

書利姚二侯平元溪盜事後

書楚寶增輯熊襄愍傳後

書楚寶蔡忠烈公傳後

書蔡忠烈公與人書墨蹟後

書陶密庵先生墨蹟後

書陶密庵先生書金剛經後

書陳恪勤公讀書圖小像後

書大石子畫冊

書程任齋按察黔南從軍紀略後

書鄧氏家譜後

自書補作松蔭堂圖後

卷九

謝郝蘭臯戶部書



上許蓮舫先生論史評書

與柳海山書

與海山第二書

復曾賓谷中丞論江西詩派書

復督學程春海先生書

復春海先生書

與楊誠村通侯論年譜書

卷十

與林辛山大令書

與羅權如學博書

與譚桐生孝廉書

再與譚桐生書

與張蓉裳學博書

復陳大令書

與陶雲汀制府書

與雲汀制府書

與姚石甫大令書

與姚石甫書

與胡光伯書

復姚石甫廉訪書

與趙生書

與祁陽令王君書

卷十一

謝貞肅公祠碑

浯溪顏元祠碑

新建杉木鋪參政祠碑

新建江神廟碑

廣濟真人祠碑

金峯嶺紀功碑

卷十二

誥授資政大夫工部侍郎崇祀鄉賢韓公神道碑銘

誥授奉政大夫湖南武岡州知州鳳皇廳直隸同知

前翰林院庶吉士咸寧許先生神道碑銘

誥贈朝議大夫福建道監察御史翰林院編修貴州

正安州吏目 敕祀名宦嘉善徐君神道碑銘

卷十三

誥授朝議大夫湖南寶慶府知府會寧柳先生權厝  
銘

湖南靖州訓導毛府君墓志銘

楊菰圃先生墓志銘

叔父璧園府君墓志銘

試廣東豐順知縣唐君墓志銘

敕授承德郎安徽大和縣知縣前翰林院庶吉士張

君墓志銘

誥授奉直大夫例晉朝議大夫湖南郴州直隸知州  
候選知府王君墓志銘

敕授文林郎湖南長沙府善化縣知縣興國方君墓  
志銘

卷十四

誥贈朝議大夫例授奉政大夫河南濬縣知縣軍功  
候升同知臨桂朱府君墓志銘

常寧李徵君墓志銘

張蓉裳墓志銘

敕授修職郎湖南桃源縣教諭孫君墓志銘  
例授修職郎歲貢生候選訓導鄒君墓志銘

封修職郎湖南安福縣教諭文府君墓志銘

國子生劉君墓志銘

卷十五

誥授奉直大夫陝西漢中府留壩廳同知賀君墓志銘

封儒林郎葛君墓志銘

例貢陳君墓志銘

方秋綱墓志銘

陳府君暨配袁孺人墓志銘

從祖六府君墓碣

仲兄耘渠先生墓志銘

亡兒珮壙志

翰林院檢討裘君釋國璽配吳夫人合葬墓志銘

盧君生壙志銘

卷十六

劉太孺人墓志銘

戴太夫人墓志銘

東鄂太夫人墓志銘

黃虎癡繼室陳氏墓志銘

歐陽君繼配黃氏墓志銘

王太孺人墓志銘

牧封安人陶安人墓志銘

蔣君元配黃氏墓志銘

高氏婦權厝志

陳氏婦墓志銘

卷十七

誥授資政大夫工部左侍郎提督浙江學政李公行狀

晏湘門行狀

張先生墓表

李龍門文學墓表

羅府君墓表

旌表孝行易安人墓表

南門劉氏阡表



藍田梁氏阡表

卷十八

明周司農堪賡傳

明都御史唐公鳳儀傳

淶江先生別傳

食苦和尚傳

蓮冠道人傳

艮崖先生傳

陳簡之先生傳

劉默庵先生傳

何節愍傳

盧訓導傳

張君九鉞家傳

葛君熙泰家傳

醴陵廖均亭家傳

高祖聖楚府君家傳

惠贈君傳贊

郡志曾艾會彰泗合傳

由太恭人傳贊

卷十九

元太常博士曾君福仲遺事述

明衡王審理會君才瑛遺事述

明兵科給事中新寧林先生遺事述

李子和府君遺事述

貴州貞豐州州同曾君死事狀

山西趙城縣知縣楊君死事狀

湖南新田縣知縣王君死事述

陶公子慧壽哀辭

祭李石民太令文

祭李氏姪毛太孺人文

祭仲嫂李孺人文

卷二十

楚寶考異

南村草堂文鈔卷第一

新化 鄧顯鶴 湘臯

宋中興四將論上

古語有云天下安危之機可勝道哉史稱張韓劉岳爲中興  
四將其心術事迹蓋亦有不同者方金人迫二帝北行高  
宗以親藩握重兵張俊首先勸進高宗不允俊曰大王皇  
帝親弟當天下洶洶不早正大位無以稱人望帝乃從中  
興之業基於一言其功豈出宗畱守下哉韓世忠勇略忠  
義埒岳忠武當苗劉之變世忠得俊書大慟誓不與此賊  
共戴天迨明受詔至曰吾知有建炎不知有明受斬使焚

詔進兵益急遂擒二賊送行在至兀朮渡江號稱十萬世  
忠以八千人拒之出以閒暇兀朮窮促僅以身免其用兵  
之神有非意料所及者殆天所以資宋之興復也劉錡神  
機武略出奇制勝順昌之捷金人震恐喪魄欲捐燕以南  
棄之使諸將協心分路進討則兀朮可擒汴京可復韓岳  
之烈無以加已至於好賢禮士流覽經史文武全器仁知  
並施如岳飛者古之名將百不見一加以勇鷙絕倫精忠  
貫日方其進軍朱仙鎮也磁相開德澤潞晉絳汾隰之境  
皆尅日興兵與官兵會其所揭旗以岳爲號父老百姓爭  
挽車牽牛載糗糧以餽義軍頂盔焚香迎候者充斥道路  
豪傑向風士卒用命使賊擒之計不行班師之詔不下痛

飲黃龍府中興之業不可量也何至靖康之恥終宋之世不能叙哉綜而論之南渡以後俊首建大號握兵最早戰功亦多然議者謂其受心膂爪牙之寄過於優厚其平苗劉雖勤王之績不能守越又棄四明功不掩過至濠壽之役與錡有隙以楊沂中爲腹心柘臯之賞錡獨不與致有濠梁之劫已失古名將之風至於附檜主和取媚人主助成冤獄甘剽刃於忠武心術之殊如此雖以功名終何足道哉此尤小人無忌憚之尤者也而世乃以張劉韓岳相提而論過矣嗟乎天不祚宋高宗唯姦檜之言是聽致使韓岳經營恢復之功垂成而敗蓋賊檜之志行而忠武死忠武死而蘄王畏禍退居行都口不言兵而宋事去矣雖

百劉錡亦何益耶豈非天哉

## 宋四將論下

有大將有名將有戰將有將有將將夫所謂將者諸旗鼓  
步伐之法盡馳射擊刺之能熟地形險易之利身先士卒  
戰必勝攻必取如是而已故其次爲戰將最上亦不過名  
將是之謂將不可謂將將夫所謂將將者大將是也宋靖  
康建炎之際大敵巨盜內外交訐天下之勢岌岌乎殆矣  
而南渡君臣猶能屹然挂東南半壁者何哉則以中興諸  
將挺生其間非一手一足之烈也世稱張韓劉岳爲中興  
四將其行事得失猶可得而言焉夫將以識爲先才次之  
勇又次之彼張俊者黨檜和議卒悞宗室其識之闇鄙如  
此已在不足深論之列劉光世在諸將中最爲先進而紀



律不嚴馭軍無法逋寇自資見詆公議至其結內侍以自固黨權相以圖存與世俯仰尤重爲識者所鄙方之韓岳益遠矣故論四將優劣吾必以魏公太尉爲韓岳之匹而俊與光世不與焉雖然君子之謀人國也當相其緩急權其輕重計出萬全不爲僥倖一旦之舉若魏公者觀其初逃張邦昌之議平苗劉之亂不動聲色扶危定傾其識偉矣至於建議中興當始關陝慮金人或先入陝取蜀則東南不可保遂慷慨請行其規畫宏遠豈僅一將之能哉惜乎富平之敗議者謂其以五路師四十萬衆輕於一擲而宋事遂不可爲豈非識有餘而才不足故屢奮屢蹶羣言沸騰不無遺憾與劉錡順昌之役初召諸將計事皆曰金

兵不可厭也請以精銳爲殿步騎遮老小順流還江南  
曰吾本赴官留司今東京雖失全軍至此有城可守柰何  
棄之吾意已決敢言去者斬迨兀术至順昌或謂今已屢  
捷宜乘勢具舟全軍而歸錡曰吾軍一動彼蹙其後前功  
俱廢使敵侵軼兩淮震驚江浙則平生報國之志反成悞  
國之罪眾皆感動奮曰惟太尉命蓋其識有大過人者若  
韓岳者其精忠貫日月其謀略符筮龜其猛迅若雷霆其  
鎮定如山嶽其變化疑鬼神與太尉之出奇制勝皆已極  
爲將之能事矣而其要尤在於識方兀术之在淮東也高  
宗詔諸將問移蹕之地或勸自鄂岳移長沙世忠曰國家  
已失河北山東若又棄江淮更有何地杜充將還建康飛

曰中原地尺寸不可棄今二舉足此地非我有他日欲復  
取之非數十萬衆不可其憂深慮遠如此夫是以謀定後  
戰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弗少挫衄也孔子曰臨事而懼好  
謀而成諸葛武侯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成敗利鈍非所  
逆觀管子曰爲將之道求其無悔而已嗚乎若數公者可  
謂好謀盡瘁而無悔者也其不能還二聖復汴京一棚靖  
康之恥則天也非識不足非才不克非勇不勝也統而論  
之浚之才稍遜於識鎡之識略優於才若韓岳者其識卓  
其才裕其勇沈可以將可以將將故曰大也彼魏公與太  
尉尙不能匹俊光世何有哉

與人言洋事及資遣流民論

逆夷猖獗普天同憤不謂遂至此極即使大張我軍而已  
勝不掩敗得不償失矣桓桓諸帥時勢至此畢竟作何勾  
當草野迂生伏處林莽日懷杞憂竊以爲今日之計安內  
方可攘外制勝當在出奇 朝野上下早作夜思撤膳減  
樂太開言路廣求異才上下勦力中外一心刻刻以滅賊  
爲念懸重賞以購死士立重法以懲漢姦嚴保甲以清戶  
口料丁壯以充什伍亟捐輸以儲軍實勤訓練以補親軍  
沿海郡縣男子皆披櫜韃執戈挺女子皆備扉屨操餽餉  
又得忠信果敢素有威重如郭忠襄戚襄武者以領之用  
我之所長攻彼之所短豈致挫 國威而傷 國體摧衄

如此之甚哉夫竭絹幣以奉強敵此南宋偏安小弱苟延旦夕無可如何之覆轍不謂煌煌天朝據中國全勝之勢甘自蹈之捐百萬之金錢以資逆寇俾之暢然內地養匪徒始猶曰漢姦也繼且昭我卒徒又繼而餽我將弁使我之左右皆爲其耳目腹心而不可制逼處則暗通消息臨陣則各保首領聞鎮海甯波之失皆坐兵卒不用命之故誰倡此議其肉可勝食哉數月以來朝廷不見大賞罰閩外不聞大號令此草野褐夫所爲扼腕太息欲叩九閭而一陳者也又飢民轉徙盈千累萬填街塞巷所至滋事最爲隱憂淮原其故皆有土匪地棍爲之勾引糾結做廬在萬山中不當孔道亦屢被其擾聞長沙附郭不遠

有朱姓某者被此輩搔擾不堪犒以五十觔肉猶不能飽致彼此格鬪立斃其家老稚三命泣訴之官不爲之理也此語親聞之湯浯庵以某來省所過地方證之多有言某處房子被拆某家房子被抄者道路之口非盡無憑若新化龔姓大閔傷者各三十餘人斃者二人俱係流民官爲資遣瘞埋始稍稍散去此則得之目覩者夫愚民何知飢寒日迫流離失業何能禁其爲非日給口糧款項究難籌備當此海疆不靖大河潰決之時或者可選其中二十以上四十以下年力精壯之輩以兵法部勒推其稍曉事果敢者爲之領官爲立冊發給口糧送赴軍前以當募卒又揀其笨鈍有氣力能負重者赴送兩河以當士卒如此則

強去弱留奪其所恃縱人數紛紜亦易料理不敢恃眾滋事別生事端書生愚昧之見以爲目下所患不在夷逆而在漢姦不在漢姦而在土匪蓋土匪混入流民所至不靖在在皆漢姦也豈勝誅哉前代潢池之禍皆起於此鄙見嘗以爲天下最可慮者三匪一賊匪一會匪其一則窮匪卽土匪也不會不賊一搖足則入會一轉瞬則作賊最可慮也兩窗無事拉雜書此聊貢芻蕘或亦效愚者千慮之一得乎

論荒政

寶慶連年歉收比之下游諸郡則爲樂土乃春夏以來穀價斗長日甚一日說者謂人荒非歲荒推原其故蓋有二端一由強民抑價勒糴以致富戶閉倉一由痞棍糾匪阻遏以致商販不通初猶以爲強糴也繼而沿門勒索又繼而沿路搶劫初以爲水道阻滯也繼而通衢設卡又繼而僻路設伏初猶以爲禁囤穀米也繼而豆麥皆阻升斗皆封被害者非一家飲泣者不一人始於武岡作俑因之邵陽效尤此風一倡村村閉糴處處設囤粒米顆穀不能出境而一二市魁里僧從中播弄旣借糴穀之名遂其需索復借阻米之目肆其劫搶今且三五成羣鳴鑼街市揭帖



通衢斂費集錢無所不至父老吞聲飲恨官府膜若不聞  
且有窮鄉小民走二百里持衣被向城中質錢買一二斗  
米輒被此輩搶掠且提向公庭加以囤運之名官亦明知  
其非莫敢誰何反加良民酷刑以謝羣不逞之徒此近事  
也於是羣小日肆米價日昂鄉曲愚懦甯甘餓死不敢入  
城買米富民則閉不敢糶萬口嗷嗷無從得食豈甘就死  
此危機也目下邵陽猶可支持新化則全無生理貧富皆  
困待命朝夕不能自存緣新化山多田少無論豐凶總賴  
上流接濟今連遭旱潦又爲安化搬去而上游自武岡以  
下層層阻遏至邵陽作一大關鍵顆粒不通新化城中遂  
至斷炊罷市不得已將義穀減價分給而義穀無多十日

卽竭昨鄉紳公指二千金以官牘向府求買意謂借大府之力可以流通也而新民坐守三日不得報府符下乃以外邦辭吁誰非赤子而忍外之哉迫新人告急文書再至始委員監盤縣倉爲發棠之舉展轉推卸竊恐委員在途而新民已成溝瘠矣今郡城河下商米守候尙多爲日甚久大半霉變大水順流一日可至何惜不以濟新民而必愛護此一二痞匪不肖加半點聲色聽其把持武斷立視新民之死而不顧不知成何政體也且新民不飽亦豈邵民之利哉見在田秧蒔插甫竟而雨多晴少未知天竟何如縱使有年亦在百日內外方見新穀此百日中作何區處此間阻米曾釀巨禍至於戕官動兵而皆一二痞匪爲

之豈不可寒心也哉況阻米之私禁不弛不惟他邑難望  
接濟且一邑之內本村有餘之穀卽不許顆粒沾溉他村  
本族有餘之穀并不許顆粒沾溉他族非盡由富戶昧任  
卹之道實緣痞匪嚴阻遏之禁故武岡邵陽素稱殷富之  
鄉亦皇皇然救荒無術與瘠壤等也爲今之計急宜痛懲  
阻米惡習以通邵陽關鍵而武岡之阻遏不許出境者則  
嚴檄州牧力弛其私禁俾米商迅速轉運源源接濟庶新  
化億萬生靈不致遂成餓殍而上游有餘之粟亦不置之  
無用之地貧富相通患難與其且使羣惡少震聳斂戢不  
致釀成巨禍如往日已事是長官稍一振作而民之受福  
不可勝言子實生我是所望於守土君子

祀何忠誠公於湘潭流水橋議

明督師何忠誠公之殉節於湘潭也其地爲流水橋藁葬在是後雖敗殯遷去而精爽長留潭人言月夜嘗見有紅袍玉帶倘佯橋畔者公之靈也先是公部將張熹宦者襄陽人有膽略以都勻右營游擊從公於武昌公任之篤左良玉之變聞公投江奪舟追及正漁舟救公於關將軍廟時也自此展轉從公累功晉都督同知戊子代鎮將胡一清駐武岡時武岡再後公親書送行詩云江南江北望如雲嶺表孤峯帶夕曛報國惟憑心與力勤勞今日屬將軍熹宦至武岡未久聞長沙變領所部從衡嶽後山奔援抵花石而公盡節已五日矣熹宦聞大哭墜鞍拔佩刀自刎

爲其下抱持慰止

張氏家傳云抱持者同官胡躍龍也

少閒飲泣大呼曰公

尸未得宦何敢死乃馳詣湘潭與老僧沿河行索得之於

流水橋底

其地在今湘潭十四總

親負之出具棺用常御袍帶以殮

躬瘞於橋岸雙柳樹下於是熹宦遂誓死守公殯不去爲

潭人矣屢致書公子文瑞曰主帥死忠裨將收骨分也熹

宦所以久於潭而不去者以當日覆一抔土者惟熹欲畱

以待公子之至親指其地白之有司乞公骸骨歸邱土與

殉節夫人合葬然後公之一門節烈碑碣照鑠於天壤而

無憾蓋公配王夫人亦聞公喪而以死殉者也其後湘中

有水災熹宦卒遣人往五開迎公子凱及從子之玉來潭

張氏譜其年乙巳

引

三瘞所痛哭展祭待啟當瘞公時共

祕其處惟故守備曾啟先衡陽丁德所豆腐家老暨老僧  
與熹宦弟某僕老冬數人知之至是相與啟函顏色如生  
雙眸炯炯項下長新膚棺中衣不解帶體全蛻出咸驚訝  
稱異靈車既發熹宦擗踊哭送謂公嗣曰熹宦十七年心  
事今日始盡所望於我兩家子孫者建一祠於此地則公  
精爽常在湘天矣今越百八十年祠初未建其地且爲市  
人侵占欲求流水橋雙柳樹遺跡無有能言其處者余重  
刻楚寶時憾吾鄉表章忠義之典未盡也曾發其端於增  
輯中嗣又爲邦人上官數數言之以謂公撐持殘局盡瘁  
湖南其心則崖山之心其志則文山之志與史忠正之殉  
揚瞿忠宣之殉桂同例今揚州之於史桂林之於瞿春秋

享祀奔走恐後而湖以南獨無半椽一楮之奠如之何其  
可也今聞潭人有稍稍議及此者但公殯地久湮廢驟難  
規復議別建祠於他所余謂公神無不在然其精光不昧  
時隱見於古橋雙柳間非祠於此無以妥公靈也彼都人  
士致多君子終必有起而任其事者故書公墓而詳及之  
謹識

遷祀寧鄉令公暨邑中殉難一百三十六人於北郊義  
士廟議

邑北郊有故邱公祠祀前明寧鄉令邱公及邑紳士殉難  
一百三十六人祠建於明邑侯黨哲歲久荒廢無可稽考  
乾隆二十八年陳文恭公撫湖南檄侯令可儀求其地不  
得乃就北郊靈官廟側義士廟故址重建卽今祠也嘉慶  
十三年謝侯攀雲二十年王侯餘英前後補葺祠以是不  
廢道光七年顯鶴來鐸斯土故事歲春秋學官率弟子員  
修祀事於其祠至是見其地勢偏仄庭宇卑陋慨然思所  
以更之辛壬之間邑諸君子奉 功令建節孝總祠坊於  
北城外陰陽協相基址宏敞意欲因利乘便遷祀邱公於



其左而高大其垣墉增廣其堂廡徧商之邑君子詢謀僉同蓋公與百三十六人忠義之氣在人心而都人士秉彝好德之良尤不盡昧也謀未定會江華徭醜蠢動邑當孔道軍書旁午當事無暇他及議遂寢久之遂無有過而問者竊嘗論之明季流寇之禍凶燄熾天所在皆望風靡而公以無城可守之寧鄉獨當其衝慷慨誓師捐軀遂志而其時荷戈赴難萬死不顧甘以身殉者又皆莘莘俎豆之士至一百三十六人之多後之過此都者式其城可也而況親爲其編氓同里子姓姻婭有不歆歔憑弔求所以妥忠靈而永膺靈者乎抑余重有感焉昔李忠節蔡忠烈之殉潭州也賓客僕隸皆樂爲之死二公後先相望彪炳史

冊錫予美謚載之祀典潭之人無不知有二公者然二公之名在天下亦猶其在潭也公於二公之死同又益以百三十六人同殉之烈而前史不書其名方志并逸其事易名之典缺如表忠之祀行廢伊可傷也又況先邱公而殉者有潯縣事之府經歷莫君可及與其子若鼎若珏而義士廟復專爲捐軀捍賊之砦官余君昇設其事均見堵文忠公所爲憶江樓詩今邱公之祀幸存而義士之名反佚經歷之祀無聞鬼而有知能無怨恫且此百三十六人之膏血北郊者半已姓名沒滅蕞爾一祠不及今維護而更新之再閱數十年恐遂夷爲平地而百三十六人之英魂毅魄與邱余莫三公之精爽英靈同湮沒於荒煙蔓草中

而莫之知也豈不哀哉所望邦人君子故家大族各解私  
囊同襄義舉顯鶴擬通詳大憲上其事於史館請諡錫祀  
以闡幽魂以光盛典謹議

議修寧鄉縣城及團練事例

寧鄉地當衝衢爲湖南行省西南要地而縣治無城國  
家承平日久亦無有議及此者頃江華猖匪趙金隴蠢動  
官兵失利竄入常寧大府以長屬毗連恐內地匪徒乘閒  
竊發諭令各縣文武員弁率所屬鄉紳設法防禦而寧鄉  
實當西面之衝人心皇皇懼旦夕賊至訛言且四起籌備  
尤不宜不預於是知縣興國方炳文會同儒學營汛及鄉  
之縉紳耆老學官弟子謀所以守禦之策曰小醜跳梁至  
不足數大兵壓境指日蕩平然慎固封圻守土者之責也  
今日之事在先定民志舍團練無他法僉曰惟命而訓導  
鄧顯鶴遂條陳其事例於左時道光十有二年歲次壬辰

春二月也

一曰修城壕以固根本縣治依山面水本有自然形勢令署背南面北居民闐闐不下千戶環列錯處向無城垣四正各以一閤門標識倉卒有警四面如履坦途何以防禦今勘自西而南繞縣署之後山勢蜿蜒迴抱其斗峻處儼然金湯之固因高增崇其勢甚易惟東南稍遼濶自玉潭橋而東濱江低陷頗難施工縣境多石山採取尙易今議先以大樹數十根橫豎貫之埋土一丈而仿治河築隄法以舟載亂石橫其下爲基上敷以土築之之法以石灰沙石和土堅築廣一丈高二丈四圍稱是城上仍按四正四隅立礮臺五尺一垛城下鑿壕深廣視城卽以浚壕之土

築城猶爲事半功倍若云土城倉卒難成則四圍俱先用  
大木厚板堅柵然後依柵築土城竣後木板料仍變價待  
用如此則用不虛糜工歸實濟民不勞而事舉費不大而  
功就城垣旣固附郭居民自爭先趨附則守禦有資而根  
本固矣夫縣治者一邑之根本也根本固乃聯官民爲一  
體通城鄉爲一氣故曰今日之計在先定民志民志定而  
根本固不能搖定矣

二曰築堡砦以資保障根本旣立乃可議守雖然孤城無  
援不可恃也而合邑之大勢又不能聚處一城則四鄉堡  
砦之設尤急務也按縣分十都都分十區今議每都公舉  
紳耆一人爲都長區各一人爲區長取其殷實公正爲一

鄉所信服者無論紳士耆民官給執照待以殊禮使之稽查戶口相度形勢擇其險要處立堡砦使一都十區之人自相保聚併小戶入大戶移平處就險處深溝高壘凡一都十區所有之積聚移實其中平日耕作生理各從其便  
有警則閉柵登陴并力守禦其築堡立砦之費或按地畝均攤或勸富戶捐辦其都區之窮者則請於官量爲給發  
至若都區有畸零散戶及與他鄉犬牙相錯者聽其分合歸併互相聯絡如此則與縣城相犄角官長相聲援而保障有資藩籬益固矣

三曰籍丁壯以勤訓練城壕固堡砦完資人以守老弱癯瘠不可遣也剛狠無禮犯上無等不可任也則訓練丁壯

誠亟亟矣按縣開寧鄉共若干戶以丁口計之當得若干  
丁今議縣治所每戶出壯丁二人各都每戶出壯丁一人  
親身徇募聽便每十人置一隊長五隊爲一團以一團長  
領之五團爲一大團以一團總領之其姓名詳註二冊俱  
蓋縣印一存各團一存縣署官長仍不時督核黜陟賞罰  
每團各置一副長以分其勞使之教導勤加訓練三日則  
會操有警則登陴守禦平日耕作貿易仍聽其便但不可  
遠離其養之法除三日操期及有事守禦按名給飲食外  
餘日仍歸本戶給養貧者不在此例

四曰廣儲蓄以備緩急人多需食則積貯糧穀爲第一要  
務按縣常平倉貯穀若干石止有此數不能擅動縣稱饒



富產米之鄉然城中蓋藏甚少既乏富家又缺國戶貧民肩販大抵取給鄉米今既有城可依卽常諭令附郭居民將存穀寄貯城中有事卽挈家輕身入城就食其有不願移徙或穀多難以盡移者宜照採買例領價繳穀或官自收買別建倉收貯以爲訓練丁壯及有警守禦按名發給之用其支放出入官仍照冊嚴加稽覈毋使胥役土豪一毫侵蝕以備非常以歸實濟抑又聞長老言明末某巨家有深慮嘗煮薯蕷爛搗爲磚階城鋪地築牆皆是物也亂後闔城中無所得食而取磚屑之爲糧全家賴以存活有心者尙其識之

五曰精器械以利搏擊城堡完繕士馬騰飽然徒手而搏

孟門失其險烏賁失其勇則器械要矣縣營汛一弁領十  
餘卒畧取備數而已無所謂器械也旣造城壕練丁壯則  
利器不可不備今議城完之後相要處設立礮臺照式置  
大礮八尊或六尊以備轟擊其過山烏九子連環礮亦宜  
多造烏鎗以八百桿爲度刀矛戈戟倍是火藥竊計城中  
老屋牆垣甚多在在可取土供用只須募人熬煮礮取之  
官旬日即可得數千觔繩索鉛彈取足用又瀉溪旁碎石  
甚多募能致千觔者與錢若干堆積城隅又貓竹桿銳其  
尾煨以柴火淬以桐油犀利勝鐵箴二者費省而易致尤  
爲甚便藥弩宜多造其各團堡若凡有防夜火鎗素習施  
放者卽多購繩藥砂子備用不足則別造營鎗仍鑄官編

字號事後繳官所用銅矛頭長一尺桿長八尺有能用丈  
八寸者更妙仍需召募技藝精絕武士按團教習其有奮  
勇出羣者團長聞之都長都長聞之官特加獎異

六曰扼險塞以重堵禦有城壕以衛縣有堡砦以衛鄉義  
勇精壯畜積饒富器械鮮明至是可以無虞矣雖然吾猶  
懼其逼也天子守在四夷諸侯守在四境寇已臨城而始  
言守禦非策也縣境東連善化南毗湘潭西通辰沅北屬  
資邵西北一路有寶慶爲之蔽司徒嶺馮山之險幾同天  
堽唯東南接壤潭善之地最宜扼險而卡以重堵禦今議  
東路石龍關接連善化界險阻可恃宜立塞屯守南路盧  
家河道林東向路楓木嶺堆子坪等處爲羣盜山沒之所

尤宜設立卡砦扼險而守水路擇靖港而上雙江口而下范家壩地方設卡砦每船戶及客商姓名籍貫生理詳註一冊驗明放行每卡以殷實公正鄉紳坐守即用都長區長承充尤便毋許保甲纖毫需索

七曰樹瞭墩以聯聲勢雖然吾猶懼其渙也當有以聯之縣分十都都分十區廣袤不一八九十都有距城二百餘里者今議都設一團則太疏區設一團則太密疎則地遠而難親密則費多而難給大約每團相距不過二十里於兩團適中之地擇一高處置墩臺一以資遠眺下建屋一以便棲止每墩須擇有膽力熟道路之健足四人居其中輪流走探遇有警卽鳴鑼放爆爲號一團有警各團奔救

平日或約一定期齊集會哨或比武藝施放鎗礮既可以壯聲勢亦可以彼此認識互相聯絡不特外境賊匪聞風遠颺不敢窺伺卽本境匪徒亦有所忌憚而不敢竊發矣八日申明保甲以釐戶口雖然吾猶懼其淆也當有以釐之惟有申明保甲嚴立程限徹底清簪之一法自嘉慶中川楚教匪底定以後繼以滑亂中外警動羣謂嚴行保甲可以制亂未形於是頒爲令甲直省遵行如果州縣得人實心實力奉行匪徒自不能潛匿何致盜弄潢池漫無覺察縣境延袤三百餘里戶口繁多姦良莫辨加以外來流民咸聚結黨本境匪類藉事生波去歲安益搶劫之案至三百餘起之多此近事也我境幸獲平安如天之福豈可狃

於目前不及閒暇時爲未雨綢繆之計今議團練之中嚴行保甲每十家聯保互出甘結方準入團其游手無職業者併歸團防交團長會同都長約束訓練吳屬匪徒卽送官究治外來蹤跡可疑之輩無許滙入其餘良民雖窮苦不能自存者亦悉使團聚團共幾家家共幾口所操何業田土若干一一詳註冊內以便稽覈如此則匪徒不敢藏匿團外之閒諜無可乘團內之游惰有所警所謂多一民卽少一賊化匪類爲良民策之善者也

九曰勸捐輸以籌經費雖然豈易言哉非常之舉事在人爲一錢之來不自天降今當度支拮据之時而欲興大役動大江經費鉅萬出自何款旣未敢請領帑銀而各官廉

俸有限卽全行捐用亦無補涓埃則惟好義樂輸之殷實紳耆是賴縣向稱饒富素封之家不一而足今議定有力而仗義者二十人每人先借銀一二千或四五千少則四五百止官長親書券約如果本人樂輸官爲詳請議敘否則事成之後如數歸款至籌款之法事關軍國大計不能不借資民力仍著交每都都長每區區長按糧均輸官爲通詳請示其銀仍交總局經管不假手書胥諸紳耆或各登天府或彙爲里雄聯腴阡陌豈無足穀之翁倡建橋梁不乏揮金之舉矧此何事敢曰無徒不惟闔邑之謀卽是私家之計嗚呼人各有身身各有家誰無父母妻子誰無祖宗廬墓誰無親戚姻婭謀之既成則共享其福謀之不

成則事未可知明季之禍富民先受茲土尤甚其中金穴  
何止一家如果先事防維何至同罹奇慘史忠正有云止  
坐一慳遂成胥溺豈不克哉所望故家巨族義士仁人凡  
在同盟無狃故習欲圖勝算須問前車各破已慳并勸同  
志多或效卜式之輸少則等弘高之犒毋推諉於不能毋  
觀望而不進共襄義舉佇望解囊

十曰息浮議以定民志今議者動曰賊來吾可他徙遠避  
毋論老弱細小輜重纍纍萬無可避之理即使安樂有窩  
洞天可闢而舍祖宗廬墓之鄉受轉徙流離之苦孰與團  
集鄉里一勞永逸得失較然不待明者而決矣又曰四鄉  
各就險處立砦各保各境誰能出力爲附郭居民守城此



尤計之大謬不然者也夫 國家之所以久安長治者恃  
有官也天下之大勢以京畿控直省以直省控府道以府  
道控州縣以州縣控鄉里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星拱布  
置血脈貫通聲氣聯絡上下一心官民一體 國家萬年  
之基所恃在此今舍根本之地不顧而曰吾據險自守吾  
見號令不一賞罰不行貧富相競強弱相凌非聚而攻卽  
潰而散耳能安坐以保此富乎舍此二說則又有貪居薪  
之安耽處堂之樂希冀於徭匪之不甯離巢穴賊匪之不  
遠弄干戈而以此爲不急之務畏難苟安我 國家承平  
日久 聖聖相承深恩厚澤淪肌洽髓普天率土悉主  
悉臣此等么麼小醜自取滅亡大兵壓境立成齏粉本無

足深慮但有備無患乘此人心警惕之時一鼓作氣爲子  
孫立不拔之基於國家萬年有道之祚亦不無裨益吾  
故曰今日之事在先定民志欲定民志當息浮言同舟卽  
一家成城資眾志是所望於燭計利害權衡緩急長慮遠  
顧熟思審處之邦人君子

議捐積穀規約十二條

積貯爲民命所關卹貧卽保富之道我邑山多田少雖曰產米之鄉連歲豐收僅堪自給一逢歉薄立見饑荒今夏青黃不接之期穀價騰貴斗米七八百錢至千錢不等城市村墟至於無米可買稍有餘裕之家慄慄危懼雖欲減糶振貸而不能幸慈惠長官詳請開倉平糶與各鄉好義紳耆設法籌維辦理妥善幸臻安謐今歲比較去歲不大相遠而下流胥塾到處水災較之往年尤爲特甚我邑雖稍豐稔而醫瘡剝肉十室九空食剋忍飢朝不謀夕荒村小戶不待度歲而傾筐倒困還債贖質已罄盡無餘矣今歲之收未豐於昔今茲之耗更甚於前而欲冀倖於明歲

之不荒比戶之安帖得乎人情然眉則急痛定則忘與其  
臨渴爲掘井之謀何若未雨作綢繆之計現奉各大憲示  
諭勸令民閒積穀諄諄曉譬至再至三其所以爲我民慮  
旦夕計長久者至詳且盡矣年歲之豐歉靡常積貯之籌  
備宜蚤竊以爲官爲民慮不如民自爲慮之熟也官爲民  
計不如民自爲計之切也今擬趁此年穀順成秋收甫畢  
敬勸闔邑其義舉逐村逐甲按畝分捐圖置於豐積微  
成鉅以爲備荒之用似此思患預防自可有備無患將來  
偶值偏災辦理亦免竭蹶現在湘潭湘陰等縣均已次第  
舉行其言曰今日捐穀之人卽他日藉穀備振藉穀救飢  
之人雖曰濟貧實以安富且在境内存諸公倉與存諸私

倉無異不比各色捐項有去無歸者比此誠保富卹貧久  
安長治之良法美意也謹擬規約十二條期與長顧卻慮  
熟思審處之邇人君子共勉圖之

一曰按畝分捐自周禮遺人之掌門關鄉閭皆有委積以  
待難隱隋長孫平因創爲義倉每歲豐勸令百姓軍人出  
穀麥一石貯之社司而不領於郡縣唐太宗踵而行之令  
每畝稅二升以廣儲積而備凶荒皆所以濟常平之窮也  
至朱子社倉法立規畫周詳至今遵守勿失但社倉請米  
於官隋倉資粟於民微有不同其爲良法美意則一也我  
朝康熙雍正閒允計臣請聽民間照畝出粟迨後競相  
仿勸有每畝出二升有佃田每畝出三升自耕每畝出八

升有石餘之家不爲限制自十數石數十石以至百石千石不等者故其時鄉多殷實野有益藏比戶可封雖變不害今水旱頻仍公私交困官儲多雀鼠之耗社倉無顆粒之存請振勢旣難行勸捐情尤莫屬今夏斗米千錢餓殍盈道新邵村落閉持白梃與飢民爭食者動以千百計貧民旣立視其死而莫拯富民亦坐擁厚實而不安今歲已然明年尤甚悠悠我里其何以堪爲今之計惟有確遵大府勸諭及時積穀每村每甲按畝均出之一法其法云何中人之產分鬲合而已多足穀之翁傾廩困而不惜是宜以田之多寡爲穀之贏縮則情理勢均順而事易集今議八畝至二十畝之家每畝出穀二升三十畝至百畝之家

以遞而增大約三十畝每畝三升四十畝每畝四升五十畝每畝五升至百畝每畝一斗而止以新化一縣而論千畝之家固少以下渡一村而論百畝之家亦希大凡新化一百二十八村地之廣狹肥瘠不同戶之多寡奇零不一今截長補短合籌熟計但使村得五十畝之家百可獲穀二百五十石村得百畝之家百可獲穀一千石村得千畝之家一二可獲穀一二百石合以零星小戶每村計穀千石村一百二十有八都計可獲穀一十二萬八千石斂不爲苛出不爲費官府無抑勒之勢閭閻無追呼之擾有菽粟如水火合通縣爲一家尙何有凶荒之可虞搶劫之足慮哉湯念平先生勸積義穀序云省目前宴飲之費卽可

甦異日數人之命減一月雞鶩之粟即可救他年同類之  
生獨何憚而不爲哉陶文毅公義倉章程疏云取錙銖於  
狼戾之時求水火於至足之地捐穀者不以爲難司事者  
不以爲累行所無事不求其利而弊自除預防其弊而利  
乃久名臣碩儒之言真可奉爲龜鑑也又募義穀疏云里中親友壽誕稱觴  
當共計其費出義穀欲爲人稱觴者亦計其費出之或宴  
會以不可已者則薄其費而以義穀補之夫省酒食之浮  
費以神廟發願出義穀若干夫省齋醮之虛文以利濟  
貧此祈神之上術也蓋天地鬼神原以愛人爲心能愛人  
者則彼亦愛之以此祝壽壽必永以此禱病病必愈以此  
祈名利子息名利子息必得矣又義倉章程疏云一勤  
捐之外尚有出樂施一節如民間演戲酬神及嫁娶喜  
期慶祝生日儘可將糜費折穀捐人義倉擴而充之不  
特安貧卽以保富將型仁講讓之風亦由此而興起矣

二曰經理擇人天下事未有不需人而理者也從來有治



人無治法人之難得而亟需也豈細故哉萬乘之國得一人則安失一人則危千金之家一人理之而日贏一人理之而日耗朱子始行社倉請於建安府借穀六百石爲本得其鄉朝奉郎劉如愚經理斂放行之十四年還官米外實得現儲米三千餘石以後永不起息每石止收耗米三升以防耗折而崇安一鄉四十五里之地遂無饑饉之患得人故也今社倉之法通都僻邑無不遵行而卒不得實效者豈法之不善哉無人故也故積穀以得人爲亟積穀非難得人最難故擇之不可不慎也論語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昔儒云一命之士苟存心利物於人必有所濟三代之直尙在斯民人之欲善誰不如我今議每村擇公正

明練家道殷實素爲鄉里欽服之人分司其事材二十人  
各領穀五十石以時收放三年之後擇地建倉領以倉長  
糾以倉正助以倉副互相糾管其人不論紳耆士庶但須  
誠謹殷實卽其爲舉薦每屆年終詳審更替毋許戀充推  
卸如能矢公矢慎經理得法所管之穀有贏無絀衆請於  
官加以優禮給以冠帶如鄉飲賓之例詳後契稍不如法  
立予更換所管穀少有耗折如數罰償以本鄉之人治本  
鄉之事以各村之人籌各村之家地習其人人習其事事  
習則才能易見人習則廉恥易生於鄉里旌別淑慝之中  
寓朝廷黜陟幽明之法人材以鼓舞而出世事以獎勵而  
成雖有鄙悍之夫亦知自愛五尺之童亦思感奮矣此而

猶曰國無人焉吾不信也

三曰國貯得地方恪勤公觀承進呈義倉圖說云有穀而不籌其地則涸變可虞有地而不察其形則經界莫定故勸捐必先建倉建倉必先繪圖蓋言倉儲之宜得地也今創議之始村擇二十人各領五十石聽其寄貯私倉年終會核未選擇地也然積穀既多建倉難緩俟三年之後稍有餘息擇地興建其費易籌其功亦易就是宜相村落之廣狹度道里之遠近於每村各設倉廩若干其地則貴人煙稠密形勢高阜之處勿近水懼霉變且防衝激勿近市懼偷漏且防囂咄務使遠近適均四面村莊相爲聯絡期於往返各便調掾易通至於依山阻險立砦設墩如古堅

壁清野法以備不虞則又在邦人君子熟思審處俾如京如坻如比如壩之觀井井焉廩廩焉徧於四境利及百世雖有水旱不齊之歲而無流離失所之民則貧者有所恃而不恐富者亦取諸懷而如寄矣

四曰收放有法自來議積貯者管商而外莫善於李悝之平糴大飢則發大熟之所斂中飢則發中熟之所斂漢耿壽昌師其意爲常平倉穀賤則增價而糴穀貴則減價而糴今常平倉徧於直省州縣矣定例春減價糴出秋增價糴還歸倉又有存三糴七存七糴三存六糴四存半糴半之異然行之既久以朝廷惠卹窮民之具視爲姦貪谿壑之填又常平置倉城郭出納皆歸吏胥旱潦偶罹饑饉望

振文報往返動稽時日深山窮谷孤苦小民既不能爲涓滴匄官倉方州大縣慈惠長官亦不能爲鄉村散給升斗有名無實滋弊甚多說者謂常平在官不如社倉在鄉爲便是固然已然又有謂常平可收而不可放社倉可放而不可收者其故云何蓋言收放之難不可無法也嘗試論之常平之斂也穀賤而糴市人藉以增價富民既受抑勒貧民又苦市昂穀貴而糶市人因而居奇鄉民徒受奔波窮民併無沾漑卽曰移粟於鄉計里而授領資腳費層層盤剝而無錢之民仍不得米而常平之法窮社倉之斂也或借於官或捐於民夏貸冬還歸本得息領之鄉社官司不得預掌之鄉紳吏胥不得問朱子行之成效彰彰法

誠善矣然行之既久而滋弊者一則虞積聚之多急於分貸其弊也爲中飽爲乾沒富民受牽涉之累貧民無甬合之償一則憚斂散之難虛存數目其弊也爲浮開爲冒領姦民因而索詐平民視爲畏途卽或鄉僻老成經理偶善而父子異趣兄弟相持實惠遂成空文虛名且受實禍而社倉之法亦窮凡此皆收放之無法也今議各村擇二十人分領分管衆請於官各給印簿載明所領穀石憑衆車颺淨盡官斗乘量實在多少於是一定移交之期每年擇冬月某日起至某日止憑衆分作四柱算明舊管若干新收若干開除若干實存若干亦用官斗移交某某一交一領書明某筆某證登入印簿一年一換不得推卸亦不得

繼充一定開倉之期每年夏至前後分作三期散穀秋分  
前後分作三期收穀入倉不得藉有私帳拖欠混賴違者  
著落經手人備贖償不則鳴官追比一定質劑之例散穀  
必訪明其人有田畝幾何平日作何生業家有幾口需穀  
多少務必有的確殷戶保人親書借券仿照朱子春貸秋  
還二分歸息方許借給屆收期不得稍有拖延虧欠違者  
惟保人是問若村內游惰閒民及外間來厯不明之人雖  
有的保不借一廣質押之例每年青黃不接之期如有求  
借無門之人準邀同的保仿照近日典穀之法許以物質  
押酌量家口多寡物值貴賤量物作價抵穀若干秋收後  
每石取息二分質物止作半價逾期不還變價買補是謂

南齊書卷之八  
收放有法

五曰振貸隨宜周禮以荒政聚萬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  
言振濟也泉府云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  
服爲之息言借貸也李悝云糶甚貴傷人甚賤傷農傷人  
則離散傷農則國貧故甚貴甚賤其傷一也善爲國者使  
人無傷而農益勸言糶糶也是故大荒振濟次荒振糶小  
荒振貸以年之上下爲率也稍貧振貸次貧振糶極貧振  
濟以戶之上下爲準也所謂振濟者或散米或煮粥是已  
然非大荒之年極貧之戶垂死且夕者不在振例宜督察  
的確按名分散無許非飢冒領而真飢反漏又有同爲飢  
民有上月飽而下月可存活上月可存活而下月飢者當



斟酌上下務使同村之人無少混淆共免溝瘠是謂振濟所謂次貧振糶卽今常平倉法減價平糶是也然須聲明實係次貧之戶照振濟法每口幾家每月需米幾斗每月糶減價米若干若一概施行人人得糶姦商賤買因而居奇賤買貴賣而貧人受惠者反少故富民與稍貧之民不許概糶卽次貧之民不許多糶則沾惠得均而假冒胥杜矣是謂振糶所謂稍貧振貸者卽今各州縣之借用倉穀是也而借尤當酌質劑質押已詳收放之條將貧未貧尤多姦猾之輩或豪強有力逞刁誑借或柔懦多姦夤緣取巧止圖一己之肥視爲公家之物多一轉販之輩少一實惠之周此稍貧之民尤不可不力爲稽核也唯有計口授

糧每戶若干口每月需穀幾斗取具連環保結仍照朱子社倉二分之息春貸秋還夏貸冬還年清年款毋許一豪拖欠以期顆粒不虛是謂振貸是謂振貸隨宜

六曰清釐戶口周禮大司徒周知天下人民之數鄉大夫而下至於五家之比長遂大夫而下至於五家之隣長不特知之而且辨之數之不待凶荒而施舍之政補助之法斂散之節瞭如也至勘災審戶始於宋蘇次參於澧州令各戶自書某家幾口大口若干小口若干合請米若干帖於門首自是以後有分爲三等分爲四等分爲五等分爲六等者皆所以清戶口也三等之法余童用之於蘄州盡括戶口之數爲三等

孤獨不能自存者專振濟下戶之食者振糶有田無力耕者振貸

四

等之法李珣用之於毘陵分災都爲仁義禮知凡四等

字仁

係有產稅物業之家義字中下戶雖有產稅災傷實無所

收之家禮字係五等戶佃人之田薄有藝業而飢荒難於

度日之家知字係孤寡貧弱廢疾乞丐之人除仁字不係

振救義字振糴禮字半濟半糴知字全濟并給粟如常法

五等之法彌鞏用之於江東釐戶爲甲乙丙丁戊凡五等

甲振乙糴丙自濟六等之法見於明林希元奏疏

疏云臣欲

爲給丁糴戊濟等富民之等三極富次富稍富貧民之等三極貧次貧稍

貧稍富不勸分稍貧不振濟極富次富使自儉其鄉之次

富密戶之法何者蓋欲極富次富之民出銀以貸諸貧彼

必度其能償者而始借而不借者即極貧不用耳目而民

孤獨等皆謂凡此皆所以清戶口也戶口清則或濟或糴

或貸皆可不消而丁口之滋耗矜耆之賢否閭閻之歡娛

疾苦皆洞悉而無遺矣

以寶慶現在戶口見於布政司冊者核之鄒陽戶十一萬八千一十

四口七十萬六千五百八十四新化戶五萬一千一百一十二  
口四十五萬三千一百八十八武岡戶八萬八千二百一十三  
廟一百一十五口十萬一千一百四十九城步戶一萬六  
千二百五十九口八萬九千二百三十一寶慶共戶二十  
九萬四千八百一十八口一百七十四萬九百四十一  
七曰計核田畝天下之本在農農之本在田王制方一里  
者爲田九百畝方十里者爲方一里者百爲田九萬畝方  
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爲田九十萬畝方千里者爲方百  
里者百爲田九萬億畝周禮大司徒周知土地之數與夫  
上地中地下地一易再易不易之辨言田畝之宜核也是  
故穀出於農農出於田田計以畝穀計以倉欲覘農功必  
講倉法欲講倉法必知民數欲知民數先清田畝古者田  
以井授管於比長隣長之官今以買受則業主卽比長隣

長之官明初詔天下編賦役黃冊近城曰廂在鄉曰都各編十甲皆謂之里一甲統十戶一保統十甲甲推田糧多者爲首則甲首又業主之比長隣長也然里甲無一定之域隨甲中人所併之地而爲轉移有此甲在縣東彼甲在縣西者又有同爲一甲張家在縣南李家在縣北者於是詭寄飛灑隱匿之弊起而田數紊矣然田數本有冊籍有一田必有一田之主他人不知業主未有不知者有一田必有一田之糧業主卽隱甲首未有冒隱者今以一縣論村之大者或七八千畝小或三四千畝上農佃二十畝中下以次降由田主而核佃戶之眞數由佃戶而核田主之眞名某佃某田某買某業某收某糧甲清一甲里清一里

混淆按籍而稽一目瞭然不待村至鄉問履畝清丈而詭

寄隱匿之弊自絕矣

十六頃五畝	連墾荒升科額	外計核	共九千三百四十四頃
八十九頃四畝	連墾荒升科額	外計核	共九千三百四十四頃

九十三畝	新化原額	田四千一百三十一頃	九十六畝	原
地五百四十五頃	七十八畝	原額	塘一百六十五頃	七

水災失額共五千五百九十二頃七十七畝連墾荒升科額外除

七千八百三十一頃四畝原額地四十五頃二十畝原額  
塘三百六十五頃五十二畝共八千二百四十一頃七十

六畝連墾荒升科并撥歸寄莊田地除水災失額共八千七百六十七頃六十五畝新寧原額田一千五百五十五

頃一十七畝	原額地一十一頃二十七畝	原額塘六十一畝
二十六畝	共一千六百二十七頃七十畝	連墾荒升科

除水炭失額共一千六百八十三頃五十六畝城步原額  
八百七十二頃九十五畝原額地二頃二十二畝原額

地一十畝二十四畝共八百八十五畝三十二畝連墾  
荒及礮出硿岡綏寧實有八百六十八畝二十四畝

[illegible]

八曰兼行保甲周禮大司徒施教令於邦國都鄙使之各  
教其所治民令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  
四閭爲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挾五黨爲州使之  
相調五州爲鄉使之相賓宋熙寧保甲之法實出於此而  
要皆以井田爲之經故遂人之五家爲隣五隣爲里匠人  
之九夫爲井井十爲通孟子之八家同井一通之地無不  
五家爲比十家相聯者故能出入相友守望相助於相比  
相聯之中行相保相愛之政卽以相保相愛之政行相生  
相養之實三代盛時所以久安長治非周末軌里連鄉之  
法可比秦漢而後非束縛而馳驟則龐雜而無紀耳宋熙  
寧間編閭里之戶以爲保甲事尙近古朱子旣建社倉乃

立保甲法以十家爲甲甲推一首五十甲推一人通曉者爲社首其法甚備蓋保甲不爲社倉而設而旣建社倉此法斷不可少何也保甲不立煙戶不清矜耆之賢否無由辨閭閻之貧富無由知有乃萃乃亂耳自來弭盜安良敦倫善俗莫先於此而用之於揀荒則尤甚便昔人云保甲爲弭盜而設是以治之之道編之也人情莫不偷安故其成之也難爲振濟而設是以養之之道編之也人情莫不好利故其成之也易是故保甲行而弭盜賊緝逃人禁賭博詰姦宄均力役息武斷睦鄉里課耕桑寓旌別便振貸無一善不備焉由宋及明行保甲者朱子而外莫如王文成公巡撫江西十家牌法爲最善今雖迭奉遵行而說者



謂徒以滋擾則以行之不善徒視爲具文無實心任事之人耳近日新寧之變匪徒延蔓徧於郡境豈可再加饑荒爲叢驅爵時勢至此各有室家各有鄉里誰無未雨綢繆之思邦人諸友莫肯念亂念之念之非積貯不爲力非固練不爲功積貯團練舍保甲無他法也同舟卽一家成城資衆志凡我同仇幸毋玩視

九曰獎勸鄉耆鄉隣有同井之誼 國家有旌善之條爲其事必求其功食其力必思所報爲善不近名豈可語之於近人哉故獎勸之條不可不亟講也蓋地方雖有富戶未必人人好善樂施必爲上者多方獎勵乃有所慕而爲善益力功令有捐粟納監輸粟給官之例今議富戶量力

捐助有能於本分之外

如每畝二升之例

加捐極多者眾請於官

照例督撫司道府廳州縣按所捐多少給予扁額花紅若

有破格多捐爲人所不能爲者公請申詳具題旌表給

予官階照例議敘以示鼓勵定例民間輸粟賑濟者定爲

等第授以官職有司加禮與現任同蓋言此項議敘較之

尋常援例捐納尤爲優異也又社穀條規內有社長雖係

平民免其雜差見官不跪此次義倉事務應卽仿照遵辦

凡經理公事之人任勞任怨有功一鄉非尋常鄉約保甲

可比毋論紳耆士庶宜加倍禮貌但係義穀事務眾請於

官免其跪見以示優獎現今新化捐穀所得議敘均已奉

部給照但捐戶星散未能聯絡以致收散無法人多視爲

畏途此次義倉旣成卽可按村歸併永免牽累尤爲至便  
有心計者宜亟助成之

十曰奠安富戶周禮保息六條終於安富富民者國家元  
氣所關富民傷元氣耗矣昔周武王之民存粟至百鼓而  
避遠成齊桓公之民有成困者二而獲隆禮蓋藏富於國  
不若藏富於家藏富於官不若藏富於民萬室之邑必有  
萬鍾之藏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春以奉耕夏以奉耘  
耒耜器械種穰糧食皆取贍焉管子之言乃人主貴農重  
粟之微權莫之能易者也顧三代以上畫井授田富之權  
操自上其時無甚貧之民亦無甚富之民井田旣廢民間  
生計一聽民之自爲於是富者日以富貧者日以貧貧者

日覲富者之有富者日厭貧者之求於是貧富日相耀相耀也已而相枝相枝也因而相仇至於貧富相仇富者不能一日安矣而驚吏猾胥又從而要求培克不則縱貧民以侵傷之又或任貧民之搶掠而不爲之制日削月朘忍氣吞聲而富者日卽於凋敝而貧者日離於法網貧與富交病而閭閻乃囂然其不靖馴至潢池徧野四郊多壘始岌岌焉求卜式於田閒可弦高之不腆亦已晚矣故曰富民者國家之元氣富民傷元氣耗矣元氣旣耗百病叢生毋論意外之虞非常之變卽此饑饉薦臻庫帑不敢擅動倉廩不能徧給此環而待哺之赤子何所恃以免溝壑乎故善爲國者必培養富戶於平日而後可得力於臨時故

救荒無善策安富所以卹民卽拯荒之至策也

十一曰流通商販王政無過糴之文救荒有移粟之例積  
貯者生人之大命米粟者周身之血脈而商販者咽喉之  
總匯也商販通則咽喉不塞血脈周流四通八達五官百  
骸皆爲之用有如一人之身耳目手足十二經絡節節不  
得靈通有立視其死耳而曰我能大命是延有是理哉今  
爲禁糴之說者曰本境豐收他方來糴則本境之糧大匱  
而糧價大昂是大不利於貧民是禁糴者本求有利於民  
非虐政比而不知大謬不然也今夫五行之產各異其宜  
百物之精貴相爲用北方之氈絨南方之絺葛以相易而  
寒暑適宜杭越之絲帛淮海之魚鹽以相濟而菁華乃出

況稻粱菽麥之產何處不宜水旱蟲賊之災何地蔑有此  
有餘彼不足以所有易所無水陸衝衢商賈輻湊泛舟之  
役不絕隣境指囷之風徧於路人是以金粟交通各得所  
欲雖災不害也今也不然衣帶之水限若天塹咫尺之地  
邈若胡越一則粟死一則金死粟死病農金死病國如之  
何其可也卽以一邑論新化田少山多毘連安化豐熟之  
年尙宜仰給上游產米之鄉接濟一遇偏災立見困乏近  
自都梁夫夷下至新邵三百里灘步步爲關層層設卡顆  
粒不通窮鄉村落人人自危畫界分疆各圖自便因而羣  
不逞之徒以警阻爲名千百成羣沿門搜索沿河阻遏甚  
至鳴鑼城市揭帖通衢良懦窮民背負升斗輒被搶掠加

以國運之名提送公庭官府亦心知其非莫敢誰何或且  
鞭撻良民以謝羣不逞於是匪徒日肆米價日昂此近日  
事也嗟嗟窮民與質衣物走一二百里求顆粒以活妻子  
致裹足而不敢動獨使衙蠹地棍白晝公然搶奪衣物則  
委之於質庫而不能贖糧石則付之於何人而不敢問仁  
人君子何憚不以三尺法臨之而忍於坐視如此此無他  
衙蠹地棍之邪說充仞播散於城市中雖有慈惠長官驟  
聞其語適中於隱未及深思耳此邦阻米曾釀巨禍至於  
曾如炷之亂而已極今日新寧匪逆亦以劫富爲名彼中  
殷戶何止一家膏腴所流動成灰燼豈不可寒心也哉故  
今日之勢以流通商賈爲亟務也

十二曰嚴治土棍周禮荒政十二末曰除盜賊盜賊者土棍之所馴而致也今天下亦多故矣承平日久匪徒芽蘖滋生蔓延徧於郡縣青蓮白蓮之教不一其師齋匪會匪之徒不一其目紅響黑響之衆不一其號掘柴添地之類不一其名而一以土棍蔽之故土棍者衙蠹地保所恃以爲聲援濫矜劣監所倚以爲門戶而一切姦黨匪徒所據以爲巢穴者也其平居游手好閒呼朋引類蟠踞糾結於城市鄉鎮閒遇事生波逢人構釁鄉良里老恣其搜啖莫敢正視今沿河阻米沿門強糶所稱當油炒飯喫掛門飯者皆此類也武岡新寧十年來四動大兵至於戕官搗城不可收拾亦此輩階之厲也前王睢園太守之治武岡



也一日杖殺爲民厲者數人火其廬投其尸於河土豪劇  
賊爲之少斂高沙市之亂或臨刑呼曰使王使君在吾輩  
何至於此治亂國用重典嗚乎若王君者可謂能事矣宋  
辛幼安帥潭州值荒歲榜於通衢曰閉糶者配強糶者斬  
此可爲萬世定亂之法矣故今日之勢非積穀不能已亂  
非通商販不能積穀非治痞棍不能通商販非用重典不  
能治痞棍故以嚴治土棍終焉

右十二條完密周匝明白曉暢簡而賅詳而要無難行之  
事無不順之情無莫殫之效惟期各村各甲共相鼓勵貧  
者勉企富者破慳乘人心警動之時爲一勞永逸之計時  
無可待事在必成通達時務君子如以鄙言爲不謬卽望

擇期訂會公請於官出示曉諭并請頒給印簿按村分領  
凡經理姓名出入數目詳悉書冊繳官存案以備稽覈而  
官不與其事懲胥吏之擾重紳耆之責也湘潭劉賓門先  
生書義倉聯語云本皇恩推廣之仁司籌者當爲國計是  
百姓自謀之食染指者必有天殃立議之初某亦以官要  
管官莫管六字陳之大府深見採納蓋官不管則散而無  
紀官一管則礙而難行也故嘗以爲此事官爲主聽民自  
行行之旣久無中餒無外撓無牽於利害無動於浮言行  
所無事樂此不疲家喻戶曉安土重遷比閭保甲相爲表  
裏出入守望相爲友助馴至比戶可封家敦孝悌俗尙詩  
禮村不藏姦夜不宿匪睦嫻任卹之誼徧於閭閻聖仁謨

讓之風復見今日由是以其紅朽之餘徧爲經費之計以之置莊則農功益興以之設典則商肆益贏以之建學則膏火益增以之緝捕則萑苻益清以之團練則丁壯易集操演益精以之養老慈幼卹嫠育嬰凡有裨於風化有益於民生者皆可次第舉行而邑中公事謀之十年而未成者尤莫如賓興大典通國同情此舉行賓興無煩集費鄉會不必籌資郡縣小試生童卷價學師執贄皆可酌量捐助寬爲之程其有益於學校有利於科名爲邦家光爲邑里榮者蓋不勝紀也而奚止於百室盈而婦子寧所謂行一善而百善備者此之謂也而皆自積穀始故曰穀者善也詩曰穀我士女又曰君子有穀貽孫子穀之時義大矣

南村草堂文鈔

卷第十一

三

哉積之積之凡百君子敬而聽之己酉九秋南村老農謹識

資水辨

禹貢九江其大者資湘沅澧四水而已然澧水入沅湘水受瀟皆滙眾流以入洞庭惟資能直達而所出之源諸說不一水經資水出零陵郡都梁縣路山酈注出武陵郡無陽縣界唐紇山蓋路山之別名也以水經之古道元之精宜不誤矣而注與經文互異後之說者莫能審唐紇路山之所在而說淆矣有謂資水有二源一出激浦者長沙府志是也有謂資水有二源以都梁水爲經流者潛壑水道考是也有謂資水源於綏寧卽今之高沙市水者寶慶府志是也其稱出激浦之謬人盡知之不待辨而明者也潛壑以都梁水爲經流似得之矣而未盡也蓋嘗論之武岡

之水見於記載者四瀆水都梁水巫水夫夷水是也其以  
土名者亦四濟水渠水洞口水高沙市水是也方志謂渠  
水爲都梁又譌瀆水爲濟水求瀆水而不得遂以高沙市  
水當之府志乃從而暢其說今以圖經水道考之都梁水  
卽瀆水之經流濟水乃都梁水之別名而瀆水之轉音耳  
蓋其可疑者有五焉其可信者亦有五焉師古注漢書都  
梁山瀆水所出東北至益陽過郡二行千八百里言水勢  
之雄且遠也考高沙市水溪流一線又上爲銅鼓巖蓼溪  
花園嶺淺狹不通舟楫曾不得比於都梁水之旁支而曰  
瀆水盡是焉舍經流而求支派其可疑一也酈注瀆水東  
北逕邵陵郡武岡縣南今高沙市水繞州之西北向東南

流山州之東距今州治七十里與道元所云巡縣南者相  
去懸殊其可疑二也舊志云晉析都梁分置武岡建興二  
縣其縣治之所與今不同道元蓋指當時而言尤爲臆說  
酈注云縣左右二岡對峙重阻齊秀後漢伐五溪蠻蠻保  
此岡故曰武岡縣卽其稱今在州西五里又名同保山後  
魏時武岡縣治實未易地其可疑三也資水之名最古所  
受之夫水邵陵水高平水雲泉水酈注考核精詳雖畫掌  
指若濟水入資道元豈得不載而高沙市水又豈宜歷千  
百年莫或知其水名其可疑四也高沙市水出綏寧縣青  
坡府志云唐紆山在綏寧縣遂以此爲資水之證不知酈  
注云資水出無陽縣界無陽卽今之黔陽道元謂爲無水

所經之地故以無名今之洞口水卽出黔陽縣天坪山以  
高沙市水出綏寧爲資水則亦將以洞口水出黔陽爲資  
水乎其可疑五也方輿勝覽都梁水出都梁縣西南百里  
武岡圖經唐紇山都梁山俱在城西南百里州之西南城  
步境也舊志所稱濟水發源城步正西南諸山其可信一  
也地志諸書武岡西南有都梁水無濟水之名惟通志云  
濟水出城步縣角山東流合威溪角音之轉爲洛史記洛  
陵侯索隱注曰漢書作路後人引都梁有路山爲證則路  
轉音爲洛洛又轉音爲角其可信二也酈注東北逕零陵  
郡武岡縣南又逕建興縣都梁縣南是資水由武岡縣之  
南歷建興都梁而後東北逕邵陵縣之北彰彰矣明史地



理志武岡州東有邵梁廢縣邵陽縣西有建興廢縣二縣  
今不能指其何處然皆在州東之境無疑也今土人所指  
之濟水迴繞城南折而東下逕邵陽縣北歷歷如繪若如  
舊志則不必逕武岡縣南但云東北逕邵陵縣之北足矣  
其可信三也舊志云今高沙市水入濟水處名資巫溪資  
巫一曰資無以謂資水無陽之名猶未盡泯不知言資巫  
溪可以證濟水之爲資言入資巫溪尤可以證高沙水之  
入資水而高沙水之非卽資水明甚其可信四也一統志  
寶方山一名資勝山明會稽張元忬云禹貢九江資居其  
一發源於此州而寺適當其勝處故名資勝今按寶方山  
在今武岡城東五里濱資水若舊志所云遠在七十里之

外資勝之名何以稱焉其可信五也然則高沙市水非資  
水乎曰是也是則烏乎辨也曰諸書固言之矣資水有二  
源其南源爲都梁經流其北源則高沙市水也故謂高沙  
市水爲資水之北源則可謂高沙市水獨專資水之名則  
不可然則濟水之名非乎曰非也諸書固無稱濟水者潛  
壑所謂土名也資之譌濟亦有說乎曰有酈注資水謂之  
大谿水資與谿諧谿又與齊諧因資而呼爲谿又因可而  
轉爲濟故謂濟水爲資之南源則谿謂濟水而非資則斷  
不可或曰明史地理志武岡西南有都梁水東北流入資  
水其說非乎曰非也彼亦仍方志之誤耳且其書稱都梁  
水亦不言濟水也尤可以證資之卽濟也